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51
T52
1654
v.2

保護周密足徵爲君之難

斯文正統卷之二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從子再雍　挍正

説

君道説　　朱　熹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内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
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
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
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
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

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

君道說

朱熹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繇於正。葢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

治統亦是道統

堯試舜所以觀厥刑於二女及身得咸如之吉則有家閑而悔亡矣

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中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

五事用乂

春秋天王之號如此始光彌耳

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是
以作肅言之從是以作乂視之明是以作哲聽之聰
是以作謀思之睿是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
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
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
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

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其責之也愈重則其防之也倍嚴是以王者仰體天心爲之法戒隨時隨地隨人隨物隨事莫不寓箴規之意焉然則後世所云生深宮之中長婦寺之手未嘗知危未嘗知懼者豈非未聞君道之故乎此作全用經史而廟堂龜鑑稱述幾盡凡爲人君者宜書一通置之座右

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唯辟玉食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以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此其驗也

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發爲今之賢士須要官之理上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此
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
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
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
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
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
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
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
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縣內及外自微

不在廟而肅肅不在宮而雍雍

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上篇只引戴記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二語爲綱領餘未之詳也此則始終暢發凡所以操持此心微驗此心與所以開明此心規正此心者莫不畢具人主而反覆其義致治保邦之道不外是矣昔人之喻心也或以弓或以印板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哉

宋藝祖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

之亦庶幾此道者矣惜無王佐左右其間故踐履
之實尚未能媲美古先聖王也

周公輔成王之道其詳具文王世子篇

後人策疏用二語者甚多

聖學論

程頤

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繇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

非先生不勝此任

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此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

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繫也。
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爲首。云。
以知道畏義爲學而後可以涵育身心陶淑德性不然涉書史覽古今而已則漢元梁武皆可以驕語斯道矣

伊川在經筵時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此正所謂隨物箴規應時諫正也而後人嘖有煩言噫聖學之不明也可勝嘆哉

精釋分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詳言之又加三焉

明良説　　范祖禹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

苛察非知
猜忌非仁

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襮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覽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戰國而後或君驕臣諂習爲容悅之態或君弱臣強養成跋扈之風喜起之歌幾成絕響讀此文其有唐虞之思乎

言君道者莫備乎乾知乾道則可以爲君矣言臣道者莫備乎坤知坤道則可以爲臣矣言君臣之道者莫備乎典謨訓誥知典謨訓誥則可以爲君臣矣說者謂慶賞刑威爲君事人服人爲臣恐未盡二字之義

人主不正心故失宰相宋熙格非嫡職多矣

君相說

朱熹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

擇治人所以有治法

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猷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

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一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葢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也。

此篇雖併責君相。而實則人主論相一語盡之。葢相果得人。則其人自能正君無疑也。古之聖王垂拱而天下治。恃有此耳。試以唐之明皇言之。用姚用宋則國將中興。用李用楊則身幾不保。相之所關於治亂存亡也大矣哉。寤寐旁求。于旌遑播誠

致治之首務也

惟不僭不濫而後稱之綱之紀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綱紀風俗說　朱熹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

宜套時句
世爲寫照

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
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
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
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
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
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
知名節行簡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
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
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艧暗

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救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教化行然後風俗美此獨不言教化而言綱紀何

也教化本諸躬行綱紀者繇躬行而施諸政事者也賢否不明功罪不審而空言教化得乎然則教化言其體綱紀言其用風俗言其效其實一而已矣

三代之風俗尚矣必推商爲首自是而後東漢之風俗勝西漢宋之風俗勝唐自秦以迄六朝五代則無復可言者矣有天下者其立綱陳紀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也哉

從衆說中獨有領會匪夷所思

寬嚴說　　真德秀

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煕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

同是私欲也溺之則人克之則天柰何白

成者是果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益道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汩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額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繇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

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

子產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柔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此言嚴勝寬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此言寬嚴不可偏勝也此文以仁爲寬以義爲嚴兩者無容心而渾然與陰陽合德焉其本孔子互濟之說而正子產一偏之論乎

從詩書中看出古人[illegible]

重農說

張栻

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

自古女德之盛未有如此時者

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恩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有。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繇與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贒。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於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

春秋從吳
言說詩

蠶織益推其禍端艮蹊稼穡織絍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言農者多矣未有從農說到敬者言敬者多矣未有舉敬歸諸農者此文引經考傳鑿鑿有據見周家自粒我蒸民而後祖孫父子妃后以農爲傳家之法實以敬爲傳心之法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其孫三事開基乎然則後世所稱足殿陛而口耒茨身黻黼而心田野二語幾與虞廷相表裏矣農之時義大矣哉

按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勸農事也哉敬農事也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省婦使以勸蠶事勸蠶事也哉敬蠶事也后妃惟敬則陰事理而天下之內治舉矣天子惟敬則陽事理而天下之外治舉矣後世雖有加意農桑勉強

奉行者要亦泛應故事不復講主敬之學安望其

登上理也

步步深入
顛倒一句
不得增減

責任說

程頤

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羮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

尖大亦有顯爲諸字此之請

一句不得

知之明則倚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

驊騮與駑駘併駕安得馳騁一步

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任

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

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

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

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

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

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

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

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君曰非任之艱知之

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竊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爲帝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繇。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學以言事

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
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
賢誠能廣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皐夔伊周
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
士人抱難進易退之節非上之人推赤心置之腹
中如此文所所稱慎擇云云其能以一日屈抑耶節
上之人致敬盡禮矣而小人從旁沮撓之則亦不
能安乎其位也三代而下桓公之於管仲符堅之
於王猛可謂推誠委任然而事非其人出處非其

道儒者猶羞言之我慮其入則惟魚水之歡乎

制藝以實不以文

育才說

楊時

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較庠術序之間撰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厲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揺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鬭天下之諸侯歛爲巳

尊德樂道之風於斯盡矣

只禮子陵一節作成多少人才

功。繇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纍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謫。事上堅。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輹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

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
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
而晉從而亡。此風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
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
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
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
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
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有舜武為之君。則五人十人之才出。有孔子為之

師則七十子之才出才生於天而成則於人自敎尼不行上焉者無以樹之風聲下焉者無以示之模範故有絕世之才而或惑於功利或誣於辭章或溺於虛無與無才者等甚至恃才播惡變幻百端貽禍當時流毒後世反不若迂蹐無才者之爲愈也嗚呼天之生才旣不偶而人之所以長養成就之者又未數數然也有心當世者能無憐才之思

王制俊士居選士之前而尤有所云秀士造士者與此稍異

求賢說

胡宏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較。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

書乃至有用之萌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厲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其可以爲卿歟。其可以爲大夫歟。其可以爲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載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倖位。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務自

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知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埸不聳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除惡此教目也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教法也升於司徒者不征於

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其寵賚之渥乎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公慎之至乎此皆王制之所有而是篇之所無者可補之以見王者尊賢育才之全政

商紂在衰世則為操恭三仁在

邪正說

劉安世

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與賢者衆。則惡人不

盛世則爲伊周

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豈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乎。

遂使人以此

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原情定罪

何說之辭

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人有言朝廷之上七分君子三分小人則治七分小人三分君子則亂此非兼収併蓄爲調停之說也葢君子道長之時雖小人亦飭躬勵行以希富貴者而況怙惡不悛則立見罷斥當小人道長之時雖君子亦有改節易行以就功名者而況守道不貳則群相攻擊君子小人固無兩立之理也語曰稂莠不去嘉禾不生用人者尚其辨别僉壬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勿使滋蔓難圖則幸矣

儲副說

朱熹

> 大段用治安策而條目更詳

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非言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

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覺之教子與書至學

棄珠璧而不顧則大駭宜知太

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益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左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

字之爲珠璧有重於明月夜光者乎

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按內則自子能食能言以至弱冠皆有養正之功而況國儲君貳行將撫馭萬民者乎隋文帝之於太子勇唐高祖之於太子建成皆以輔養無具馴至大故望前車而戒後則諭教之説所宜佩服而見之行事也

象曰以時
發曰知光
大則六三
豈徒以謹
默勝哉
明於天寵
二字則無
過望
總良平之
智饒英衛

臣道說

胡寅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恃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

之畧而以巖穴老者豈之哉

生於氣之盈歉成於器之廣狹

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於

東。泉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程子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若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北文

原本此意故引喻甚確發揮獨到人臣而知此義則淮陰當無鳥盡弓藏之怨李臨淮直與汾陽並駕不至以愧恨死矣

書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雷者說

劉基

有夫啑於野震而死或曰異哉是獲罪於天天殺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覩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殺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鑒於民有隱匿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樞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殺人

罪吾不知天之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遜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脩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摩牙吮血朘膏剖脂擅威作福誅害正直而逭於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心覘天之意而謂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患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雷震勸逆

天不勝誅罰於天者之責也

家語怪不語神尼父之教

也豈天道邪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之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邪

邵子問伯淳曰雷從何處起伯淳曰雷從起處起

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儒者窮理逞逞如是伯溫見及此矣世俺子

先生得異書挾奇術巧發曲中抑知其潛心理學有如是乎名世之才饒醇儒之識此固其一斑也

錄趙可也程琳殊不可解

何幸而生斯世

爻正遇仁宗當無臨

宋名臣前集説

張釆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盖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郎中人避遁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

命之悔文靖遇真宗不待美珠之賜而獻天書矣

使我躍然神往

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卑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泰州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

立智高不得平。葢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
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旁撓。或呼
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
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
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
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昔
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邂之心也。
夫。

明良之風遐哉不可追矣致斯文所論列其殆慶

幾乎方是時出則爲皐爲契處則爲許爲巢上焉
者昂首伸眉無鬱鬱之志明月張胆無格格之言
下焉者亦復偃蹇山林吟弄自如甚至中懷不肖
之心而猶得以方孟直麻之故與賢者共功名故
雖剛柔異質偏全異學文武異局顯晦異致莫不
錚錚然鳴得意於當代嗚呼盛矣

[illegible]所如見

宋名臣後集說

張采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者則朱子豈有怨辭乃我即安石尚論曰君必常渺焉不知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用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嘉其

病根在此故安石三不足之說乘間而入

明道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

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舊人而思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於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宗第以諸君子爲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爲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爲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群宵側目伺間乃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號。使韓富司馬六七公在。奚啻聞蔡襄四賢詩頓足呼壞事。而諸賢皆不知戒。相率戮逐。可慨也。嘗稽韓

也人人如此何至貽誤國家

上段補爭邪黨下段不失和氣良非虛語

兩言允爲萬世龜鑑

公作相。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甚力。韓公無少怍。司馬公作相。蘇軾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何得有黨。韓公驅任守忠。歐公直填空勑。韓公又云。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子。心主於車。可行而已。此爲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好同則爲一味之和。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人殘之易爲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矣。是以論其世也。

王者治天下與儒者治心同主敬而已讀尚書之言歷歷可見神宗勵精圖治而不知從此下手金陵旦夕承弼厥辟而不知從此入門驕盈矜誇居然謂敬不足行矣雖有間世人傑濟濟盈庭一切擯斥不復用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欲求天地交泰其可得乎乃知絕世才學當不起自是二字篇中說盡病痛即神宗君臣聞之亦當擊節稱快